

陈 青

宁波疫情“吃紧”的那几天，家住江北慈城的宋臻一家人共同制定了阅读计划，以同读几本中外经典的方式，度过这段特殊时期。

女儿知恩今年读初三，课业任务繁重，不过寒假前她依然申请了一本购书款，先后买了《埃及神话》《北极梦》《通向哲学的后楼梯》《中洲旅人：从袋底洞到魔多》等书。宋臻和妻子王立衡也先后读了三四本书，与以往不同的是，二人还饶有兴致地读了女儿的那几本书。而女儿则对父亲正在阅读的《文史通义》颇感兴趣。一家人在阅读中寻找共同话题，在阅读中发现新的乐趣。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市各文化场馆暂时闭馆。居家读书，成了宁波市民文化生活“不打烊”的一个重要途径。

## 电子读物让阅读更多元

其实，早在2月1日，鄞州区图书馆就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出“阻击疫情，居家读书，从我做起”的倡议，鼓励市民居家读书、科学防控，到2月4日中午已有近2000人响应。鄞州区图书馆馆长胡春波说，平常大家的阅读可能比较碎片化，现在有时间的时间，建议大家读完整本书，也在纸上写下一个原声。“图书馆的线上资源非常丰富，数字阅读、鄞图听书、国图公开

# 宅家读书：特殊时期的别样风景

课都是免费的。”

宁波图书馆在微信公众号上，针对读者关心的开馆、逾期费、24小时自助街机等问题进行解答，指导大家如何利用宁波图书馆的数字阅读平台、云图有声、网络图书馆享受线上服务；开展“众爱守护，武汉加油！书香中国助力防疫”“过春节 读好书 品书香”等线上专题活动，向读者推送新书、畅销书；两微一平台向超过16万的订阅者提供1万余种电子资源，电视图书馆向全市60余万观众提供“天一讲堂”线上视频、少儿多媒体视频等3100部视频、音频资源。宁波图书馆馆长徐益波介绍，电子书推荐以往也在做，这次春节期间情况特殊，频率高一些，新书、畅销书多一些，覆盖面也更广一些。

宁波出版社的移动端“乐听经典”，集合了该社各类丰富、有趣、有特色的声音精品，成为纸书的延伸。2月2日，甬派和宁波出版社共同发起征稿倡议，面向广大市民征集优质课堂内容，推出“疫情防控期间给孩子们的上堂课”栏目，制作成音频课件，至2月15日已发布五堂课，介绍了如何处理亲子关系、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面对疫情如何参与社会公益等内容。

融媒体“皓哥读书”推出“领读2020”网上读书，从去年除夕开始没有间断，在甬派皓哥读书、微信公众号皓哥读书、十里红妆小栈等分享播出有声语音节目，由领读人介绍

并推荐自己喜欢的一本书，如《鼠疫》《热爱生命》《霍乱时期的爱情》《如何正确吵架》等。负责人李皓说，因为疫情发展突然，“皓哥读书”把为春节准备的节目和推动居家读书联系起来，希望大家不仅是为了打发时间，更能通过读书获得正能量。央视、浙江卫视等一批主播站台，发声助力“皓哥读书”志愿服务。“近期我们又联系了抗击疫情的人们，尤其是战斗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和家属来做领读人志愿服务，让我们用读书的力量，抗击疫情，传播爱心，传播知识。”

## 重新体验捧起书本的魅力

抗疫期间，市民如何居家读书？10多天来，宁波日报书友QQ群里十分热闹。鄞州读者崔海波说，她以三天两本的速度看完了《鼠疫》《星期三是蓝色的》《这世界唯一的你》《天堂的证据》等，“非常时期，大家宅在家里，正是读书的好时候。”

这段时间崔海波看的书，大多是工作所需的，而找来《鼠疫》阅读，是因为书中内容跟当下的情况非常相似，“一开始人们也没有把鼠疫放在眼里，结果导致大面积感染，这本书能引起大家反思。《天堂的证据》是医生写的一部关于

濒死体验的书，读完感觉我们以往的认知太狭窄了，读书真的让人开阔视野。”

慈溪读者金幼琴认为，特殊时期换种方式看书也很有收获。“改变、创新、反省、静思，或许是这阶段全民应该做的。从聚会聚餐的群居生活脱离出来，离群独处，收获更充实的自己。”

余姚读者沈春儿的阅读以纸质书为主，包括李娟的散文、张爱玲的作品以及科幻魔幻类小说。她说这个特殊时期有了难得的清闲，是读书的好时光。《病毒星球》是她下一步的阅读计划，“重新理解病毒与人类的关系，认识人类在万物中的位置”。

日前，甬派联合宁波图书馆、宁波阅读联盟向市民发起倡议，在甬派开设“书香战疫，你我同行”专题。宁波的作家率先响应，他们不仅带来了自己的阅读体验，还有近期的文学创作，与市民读者分享了宅在家里深入品读的心得。

## 记者手记

平常日子里，我们常抱怨：工作太忙，时间碎片化，生活节奏快，连阅读都是快餐式的，似乎很难静下心来有质量地读上一本或几本书。在这个全民防控疫情的特殊时期，会不会拥有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呢？阅读的快餐会不会变成大餐？全媒体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也不得不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快阅读、泛阅读是否能真正增进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是否能促进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许，这“闭关”的日子，恰是我们重新体验快乐阅读的黄金时间。

方其军 文/摄

## 突然静了下来

正月十七，参加“下沉一线”志愿服务，我被排在晚上十点半至次日凌晨两点半值守一个没有物业和岗亭的老小区。我带着一本诗集、一叠纸和一支笔，试图在子夜读诗，在凌晨记录一城居民的梦与心跳。临时搭起的狭小帐篷，漏风漏雨，我披着一件尼龙雨衣，将诗集与纸笔裹于怀中。待风雨暂歇，我在纸上写下一个诗题：这是凌晨两点的余姚。

春节前的几天，我原忙于准备观察和反映各类文旅活动如何高潮迭起。但是，突然停下了，疫情的讯息从各路通道密集涌向手机端。连续数日，我受命发布“余姚暂停所有文体、旅游节庆活动”的通知。这种紧张中，仿佛闻得到生铁与青草的味道。

日子脱落五彩色调，袒露出素淡的画板底色。我从窗口望出去，汽车的尾灯闪烁显得无辜。我翻阅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以前读时总有心境上的隔阂，而现在的光景下，可以感同身受了。小说里，疫情最初总是隐藏在蛛丝马迹中，而恐惧是被渐渐提醒的。这段时间我读的更多的还是诗歌，仿佛诗歌的火苗可以煨暖心情。比如，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在欧阳江河的诗歌世界里，一千年藏于一秒钟内，太平洋被按在浴缸里，历史坐标与人文标识处于沙盘上。根据需要进行重新安置与构建。他说：“人是时间的秘书，搭乘超音速/起落于电话线两端：打电话给自己/然后到另一端接听。”

这些日子，我还读了《星星》诗刊主编袁孝敏的一些诗歌，比如长诗《纸浆》、诗集《四川在上》。袁孝敏的诗歌语言像煮粥时浮在最上面的那一层糊膜。稻米与水经过文火炖熬，掀开锅盖，表面凝了一袭粮食“袈裟”。这是轻与重、冷与热、软与硬的张力，在现实与幻想间切中意象。袁孝敏新近写的诗歌发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九寨蓝”上，春节期间陆续发了动物系列诗歌《濒危》和“记事诗”《时光》《庚子春节自绘图》《山居避瘟自绘图》《提灯·兼寄四川省医院援鄂医疗队医务人员》。这些都细细读了。在《时光》里，他吟唱：“天空可怜。冬日新生的光/还未播于地上，便夭折在雾霾中。”

关于疫情，我原有的印象是2003年的“非典”。那一次，出门还是自在的，呼吸还是自在的，只是人与人隔得远远的，且到处是大蒜与醋的气息。而这次，口罩与消毒液紧绷，新增病例的消息令人揪心。当然，听闻患者治愈出院，也有拨云见天之感。

庚子年初，在家闷着成为一种“修行”。自正月初二起，我的家庭成员方文翰就没有下过楼，他倒也静心、踏实。晚上，一家三口看央视一套的“诗词大会”，一到点他就坐在沙发上等着了，催我快打开电视机。听选手们储备厚实，才思敏捷的古诗词应答，很享受，有时同步参与答题，答对了，他会笑得很开心。沉闷的空气由此漾开层层波澜。正月初七的夜里，我忍不住写了一首《庚子初记》：“我似乎依赖于声响，比如第一缕阳光落地/比如最后一粒霜从草叶隐遁/我为此准备足量的春风和花蕾。”

如果一觉睡醒，发现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该有多好。可是，经历是真实的。现在，疫情防控与有序复工像一架飞机的双引擎，拉动经济社会运行与起飞。同时，无论人们经历什么，自然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该响起的鸟鸣自会响起，该开的花朵依然会开。

我盼着，庚子之初的这种寂静可以尽早封存于记忆中，像一枚琥珀。这是一段注定难忘却不愿再重复的阅读生活。在《这是凌晨两点的余姚》里，我这样写道：“将属于自然的退回给自然，将属于躁安的退回给牲畜。”即便在肃穆的春天，我仍尊重鸟鸣，尊重晨曦，尊重山花烂漫。就像阿多尼斯在诗《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中说：“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向我袭来的黑暗，让我更加闪亮。”

## 阳光正在赶路

陈 峰 文/摄

2020年的春节，终于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了，然而付出的代价却这么惨重。从来惜时如金，对我而言，读不完的书，写不完的文。阅读就像吃饭，是每天必须的功课，一日不做，一日不得食。但是，阅读也需要有健康的身体，武汉封城后，咳嗽与胃炎折磨上了我，顿失拿书的力气。好在，时间战胜了小恙。想想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们，痛苦肯定无法言说。

每天醒来查看疫情播报，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除去特别难受的几天，我开始写日记，作为一种记录。

“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明代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的这句话，常用来自况。是的，阅读令人心神安定。我大量阅读的是散文，去年阅读了李修文的《山河袈裟》，无论是语言还是布局，都令我着迷。李修文的新散文集《致江东父老》甫一上市，我就购得。这几天打开一读，依旧精彩。我通常会



学习别人的写作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也会通过别人呈现的文本世界来打量自己的世界。我喜欢写乡土散文，不免小家子气，李修文的宽阔胸襟，具有悲悯情怀的人文精神，是我所缺失的。他的笔下有落魄的民间艺人，与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过气的女演员、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得不抛弃自己孩子的女人，爱上了疯子的退伍士兵、靠唱歌获取勇气的穷人……他说要为遗忘的人或事，铸一座用浪花、热泪和钢铁浇灌的纪念碑。《致江东父老》里有一篇《恨月亮》写得颇妙，作者把两处遭际并行来写，以漆黑的夜晚为背景，最后绝处逢生。一处遇见了引路人，等月亮出来，发现他们竟是哑巴。另一处小蓉为了兄弟能够娶上老婆，冒着危险去偷香瓜（一种风俗），作者被感动，两人一起出发，最后成功。

好的书，我一般会读两遍，第一遍是通读，第二遍是根据自己需要再精读。《致江东父老》还在继续阅读中。李修文的散文，情节上有小说的味道，语句里有戏剧的味道，读来难免沉痛，难免压抑，有时需要歇歇再读。

毕淑敏的长篇小说《花冠病毒》，我读的是电子版，这是她2012年写的小说，虚构加科幻。然而，却真实地发生了。人类要学会反思才会进步，不然我们对不起这个时代的医者，对不起那些因感染病毒而逝去的生命，这也是多难兴邦的意义。像北野武所说，“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或八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多么痛而深的领悟！

套用一句流行语：我不是在阅读，就是即将要阅读。家里订阅了《散文》《散文选刊》《美文》《散文海外版》《小说月报》《天涯》，只有时间才能帮我消化这些杂志。睡前阅读杂志是不错的选择，读到对味的作品，那份喜悦不能马上找人分享。2020年第1期《美文》里有一篇陈思思的散文《作为反义词的两个人》，就是这么一篇令我欢喜的散文，塑造了米简和四点五这两个人物，读来忍俊不禁。

放假前夕领到省民协的任务，要编写宁波小戏。宁波地方戏曲品种繁多，所以购买了有关书籍共9本，要在这个假期里阅读完，并做一个梳理。我喜欢地方民间文化，涉猎这些书籍有助于打开我的视角，故不觉得繁杂。我读了《甬剧传统小戏选》《宁波传统曲艺作品精选》《宁波曲艺志》《宁波甬剧及其音乐的演变》等，其中在《宁波民间丧仪哭丧音乐与风俗研究》一书中，作者孙晶晶记录了奉化棠云某村的一场丧事，感谢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民俗资料。

正月初九的晚上，提不起看书的精神，遂在喜马拉雅听书，听的是短篇小说《番石榴的故事》，作者禹风。这是一则关于教育孩子的故事，写得真是好，听着听着忘了自己，沉浸在小说中。小说语言干净利落，泛着光泽，人物形象会站起来说话，让人惊艳。我想以后若是这个作者出书，肯定会买。

爱阅读的习惯影响了儿子，这个假期，他啃了一套唐浩明的《曾国藩》。他说曾国藩是一个活在旧王朝的新思想者，从屡屡落榜到步步高升，从怯于打仗到四处平乱，从重视名利到看淡生死，每一步都值得细细品味。

这几天，宁波新增的新冠肺炎病例很少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阳光，正在赶路，我在阅读中等待它的到来。

雨 巷 文/摄

## 长假意外收获

姚江北，一书在手，一茶相伴，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这是2020年正月一天的早晨。原本很平常的日子，由于疫情，全民生活按下了“暂停键”。

“宅家就是为抗疫做贡献。”除了远程做好工作和积极参加志愿服务外，对我来说，正月宅家好读书。在书中，可以穿越回古代，更可以徜徉到世界各地。

读书从阅报开始。尽管手机上可以“随心所欲”看到任意一张报纸的电子版，但是，纸质报纸的质感是电子版无法比拟的。先看订阅的《光明日报》《宁波日报》《宁波晚报》，手机上刷屏获得的疫情信息让人担忧，报纸上获得的疫情信息给人信心。再看从前的报纸——我收藏了许多旧报纸，有刊登我文章的、版式漂亮的、有纪念意义的……不经意间，几个熟悉的名字跃入眼帘。我掐下来，通过微信发给朋友，朋友无意间收获了一份意外的惊喜。

疫情难免让人浮躁，甚至恐惧。正月初，我想，也许《平凡的世界》能让人静下心来。心有灵犀一般，正月初五前后，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连续剧《平凡的世界》，每天午后三集连播。我打电话告诉亲人们，特别是给住在关中农村的80多岁的母亲推荐了这部电视剧。对我来说，看电视如同读原著：“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一部宏大的作品就从这简单的描述中开始了。尽管路途遥远把主人公设置在非常困难的时空，但我读到的尽是人性的美好——善良、阳光、勤奋、纯朴。昨天看到田晓霞为救小女孩英勇牺牲那一幕，我泪眼婆娑，想到了眼前的疫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疫情无情、人间有爱，这是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我更想到了孙中山的话：生命总是美好的……

晚上，看张抗抗的《南方》《北方》。知道张抗抗的名字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在关中农村读书。很奇怪，当时信息并不发达，但班里几位同学常常谈起张抗抗，于是我知道有一位作家叫张抗抗。喜欢张抗抗的《南方》《北方》，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经历有不少相似之处。张抗抗生在杭州长在杭州，后去东北插队、工作，最后定居北京。我少年时代离开北方，来到浙江求学，然后在南方工作、成家。喜欢张抗抗的《南方》《北方》，更因为作品的思想。譬如，作者在《南方》首篇《橄榄》中写道：“那时候我才体会到，一个似乎很平常的人说过的一句似乎很平常的话，也许会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不平常的影响。”我推荐爱人看《南方》《北方》，她看了几篇，摇摇头说不是喜欢的风格，然后继续捧起她的《瓦尔登湖》。我想：也罢，读书如饮食，各有喜好嘛。

宅家好读书，更有意外收获。这几天，翻看自己以前的文字，发现不少已发表，于是想搜集起来。台式电脑好久没打理过，发现打不开了。不过，无意间逛到了博客——不少文章可以从博客下载，只是，这博客也快十年没有维护了。有了微博冷落了博客，遇见了微信忘了微博。是世界变化太快？还是时光飞逝如电？距上次出版散文集已十载，何不将手头的这些文章整理总结？说干就干，书名都想好了，就叫《想你的时候》。

有位作家说得好，人生有三本书：一本有字之书，一本无字之书，一本心灵之书。如果说《平凡的世界》和《南方》《北方》以及报纸是有字之书，那么，疫情战场无疑是无字之书。我新盼，通过阅读有字之书，体验无字之书，来感悟人生这本心灵之书。

早晨，正在阳台上读书，爱人捧来老白茶，惊喜道：“快看啊，茉莉花有新芽了。”我转过头去，枝头一抹淡淡的绿意正在悄然萌动。

我想，春天已经不远了……

